

# 日治時期公學校的學校文書與教育史研究

許佩賢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教授

## 摘要

本文以日治時期臺灣公學校所形成的各類學校文書為中心，探討其成立背景、制度規範、實物範例及研究應用價值。首先，透過 1899 年總督府內訓及地方層級的法規、命令，確定學校常備表簿的種類。學籍簿記錄學生個資、學業、身體發育、未來志願，為教育史、社會史研究的重要材料；學校日誌記錄每日校務活動，反映學校管理的手法。學校沿革誌記錄學校設立與發展過程，對於釐清學校歷史，或是探討學校與地方社會關係十分有幫助；教職員履歷書則有助於探討教師個人職涯與教師證照制度的變遷；學級經營案可以協助重建教室的教學活動及教師班級經營的樣貌。整體而言，學校文書是理解臺灣教育史、地方史，乃至於國家政策實施的關鍵史料，也是學校與地方的重要文化資產。最後，本文建議推動學校文書全面數位化與公開利用，促進學術研究與文化資源活化。

## 關鍵詞

學校文書、學校檔案、學校文物、學籍簿、  
學校日誌、學校沿革誌、數位化保存

## 前言

臺灣近代學校的成立可說以 19 世紀後期的教會學校為嚆矢，到了日本統治以後，陸續在各地建立起各種不同類型、層級的學校，其中多數學校橫跨戰前、戰後，一直持續到當代；也有部分學校歷經改制、遷移等變化，以不同形式留下它們的歷史痕跡。學校作為近代國家機構的一環，在行政運作或教學、學生管理的過程中必然留下各種公文及文件資料，然其大部分在歷史過程中，因天災或人為破壞等因素而散佚，僅有少數資料幸運留存。資料能夠被保存下來，有時是因為學校有妥善的整理保管，有時則是因為堆放在校內不知名的角落而意外留存。近年來，有些學校重視校史，積極整理學校的史料；也有研究者開始利用學校內部的史料，重建學校或地方社會的歷史。另一方面，在文化部文化資產局的支持下，各縣市也陸續展開學校文物的普查，日治時期以來學校內部的文件資料也成為普查的對象。在這些背景之下，學校內部保存的史料逐漸受到注目。

以筆者自身的經驗來看，目前學校中保存的文件資料（不包含非紙質物件），大抵有以下三大類：（1）學校文書：各種關於教育與行政運作的文件資料，包括建校時期的紀錄、學生的學籍資料、教師履歷書、學校每日活動紀錄、老師的教學計畫、調查報告、學校向上級行政主管機關的報告書類等；<sup>①</sup>（2）個人文書：由校友捐贈的畢業證書、各

---

<sup>①</sup> 本文討論的「學校文書」，主要指保存在學校中的文件類資料，暫時不討論「物件」。關於「學校文書」一詞，筆者過去也曾使用「學校檔案」

種證明書、獎狀、教師證書等個人文件；(3) 學校出版品、藏書、照片等：常見的學校的出版品有畢業紀念冊、各種記念誌、同窗會誌、校友會誌、鄉土調查等，雖然不是「文書」，但也是重要的學校史料。學校出版品有時也並不留存於學校，反而是存放在圖書館中，或是日後被博物館收藏。本文主要以(1)為中心，探討公學校為主的學校文書之內容、演變與研究價值。

關於學校文書的利用，2003年何憶如的碩士論文〈桃園縣新屋國小校史之研究〉是重要起點。<sup>②</sup>其後，陸續有許多小學校史研究，利用學校文書建構學校歷史，然有時受限於學校文書保存的種類、數量、年代的偏頗，也欠缺對學校文書的整體認識，因此多僅能「平面」、「片斷」地利用學校文書。<sup>③</sup>究竟日治時期臺灣的公學校應該有哪些簿冊、這些簿冊的表格設計、填寫技術等文書形成的脈絡如何，目前留下哪些文書、可以如何應用在教育史研究等問題，都有待釐清。

另一方面，前述學校文物普查計畫是調查學校內50年

---

一詞，但如果使用「學校檔案」，似乎也要考慮這些文件的性質與「檔案法」規範的「檔案」是否一致。對此筆者目前也還沒有一定的答案，在本文中暫時以「學校文書」來稱呼。

② 何憶如，〈桃園縣新屋國小校史之研究(1905-2003)〉(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3年)。更早期有林正芳，〈日據時期宜蘭地區的初等教育(1895-1945)〉(臺北：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2年)也已經使用學校文書，不過當時還沒有那麼多學校史或地方教育史研究。

③ 參考許佩賢，〈臺灣教育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2011-2013年)〉，《師大臺灣史學報》第7期(2014)，頁113-146。

以上的「文物」，將調查結果作成清冊、登錄基本資訊，提出建議分級，學校文書也作為「文物」被調查、登錄。以臺北市為例，臺北市立文獻館自 2018 年起迄今（指本文初稿撰寫的 2025 年 5 月為止）已展開六期學校文物調查，調查對象中屬於日治時期小、公學校者有 16 校，分別是松山、太平、永樂、蓬萊、東門、老松、景美、社子、中正、大龍、木柵、北投、內湖、士林等國小、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實驗小學，以及北投國中（原北投小學校），這 16 所學校共清查了 2,356 案、3,631 件「文物」。<sup>④</sup>這 2,300 餘案中約有三分之二是日治時期文物，其中四分之一是非紙質的物件，而紙質物件中有將近一半是出版的書籍；寬鬆計算的話，包括照片、畢業紀念冊、個人捐贈的證書類等在內，最後可以歸於學校文書類約有 624 案。

此波學校文物調查，最重要的貢獻是整理出學校文物的清冊，可以了解各學校究竟留存了哪些歷史文物，其中當然也包括各種學校文書，文物普查的登錄項目也提供了各文書的基本資訊。但是，學校文書的珍貴性在於其內容，以登錄「文物」的格式來登錄學校文書，無法掌握內容。還有，各縣市普查成果目前幾乎都沒有公開，對於想進一步利用的人來說，仍然有很多障礙。

在這樣的大環境下，有部分學校自力進行數位化與資料開放，使研究者能突破資料未公開的限制。其中，臺北市士

---

④ 感謝臺北市立文獻館編纂組蔡盈姿組長及劉俊廷先生協助申請清冊目錄使用許可。各統計數字由筆者依自己的判斷分類計算，方便了解大概趨勢，這些數字並非正式的官方統計。

林國小運營的「士林校史館」網站的開放性，令人讚賞。士林國小是全臺灣最早成立的小學，歷史悠久，校內保存著自1895年以來的諸多珍貴文書。該校退休教師吳儉鴻老師花了很多個人時間陸續將學校文件、老照片數位化，在校史館網站上開放高像素的掃描檔，方便大家使用。<sup>⑤</sup>

本文擬基於筆者個人的研究經驗，參照臺北市學校文物普查的成果，以及士林校史館公開的學校文書，嘗試對日治時期公學校的學校文書做簡單的介紹，以提供讀者對學校文書有比較全面性的理解，並提出個人對於未來學校文書整理開放的政策建議。以下，第一節先整理日治時期公學校備置各種簿冊的法規規範，第二、三節分別以我個人研究過的學校文書——學籍簿及學校日誌為例，分別說明其表格樣式<sup>⑥</sup>的變化過程及研究的可能性；第四節再列舉其他幾種學校文書，示例說明；最後提出筆者對學校文書整理、利用的一些看法及建議作為總結。

## 一、學校文書的成立背景與制度規範

日本統治臺灣之初，為配合近代教育制度的推行，公學校迅速建立了簿冊備置制度，初期由地方層級的細則來規

---

<sup>⑤</sup> 士林國小「士林校史館」，網址：<https://history.slps.tp.edu.tw/>，2025年5月6日最後瀏覽。

<sup>⑥</sup> 此處使用「表格樣式」一詞，來指稱該種文件的表格內容形式。在當時的法規中，多使用日文的「樣式」一詞，例如「第\*號樣式」，在中文也許接近「格式」一詞。但這些相似的漢語名詞，容易混淆，因此本文中一方面保留當時法規用語的「樣式」，但加上「表格」，來指稱表格的內容形式。

範，1899年臺灣總督府發布內訓後，全臺標準化趨勢逐步確立。

1898年公學校令（勅令第178號）和公學校規則（府令第87號）發布後，由各縣依據公學校規則發布細則。目前可見臺南縣發布的「公學校規則施行細則」（縣令第37號），其他縣應該也有類似細則頒布，不過目前未能確認。臺南縣的細則中規定，公學校應該「作為常例」備置的表簿<sup>7</sup>有以下十種，其他視需要便宜備置：

- 一、學生出席簿／二、學籍簿／三、學校沿革誌／四、畢業及修業證書臺帳／五、關於學事諸規則／六、考試題目及成績表，及操行查定表／七、學校月末、年末調查／八、備附品臺帳／九、學校日誌／十、職員出席簿。<sup>8</sup>

臺南縣以縣令發布施行細則之後，再以縣內的訓令規定學校沿革誌需要記載事項，以及學籍簿等八種表簿的表格樣式。也就是說，此時關於學校必須備置的表簿種類及表格樣

<sup>7</sup> 這裡的「表簿」一詞為原來日文史料中使用的漢語名詞；從字面上來看，應該是因為其中有不少表格式的文件，而許多文件需要彙綴成一本簿冊，因此使用了「表+簿」這樣的稱呼，在中文中「表、簿」也完全可通，因此，在此原樣使用「表簿」一詞。

<sup>8</sup> 「公學校規則施行細則」（臺南縣令第37號），《臺南縣報》第123號（1898年12月9日），頁1-3。此細則的存在是從北村嘉惠為新化公學校沿革誌複刻而執筆的〈解題〉得知。參見北村嘉惠，〈解題〉，收於北村嘉惠、樋浦鄉子、山本和行，〈「新化公學校沿革誌」「新化農業補習學校沿革誌」：植民地台灣の教育史〉，《北海道大学大学院教育学研究院紀要》126號（2016），頁298-190。

式是由地方層級（縣、廳）自行訂定。

1899年12月，臺灣總督府向各地方廳發布內訓（57號），提出各地方廳所管官公立學校「作為常例」應備置的表簿共15種，並要求到隔年1月以前應整理完備。這15種表簿是：

一、學生學籍簿／二、職員名簿及履歷書／三、學校沿革誌／四、學事相關諸規則及公文書類／五、教授細目案及教授管理訓練相關紀錄／六、學生賞罰相關紀錄／七、學生畢業及修業證書臺帳／八、考試題目及成績表／九、教授用器械圖書標本及校具目錄／十、統計報告相關諸表簿／十一、學校日誌／十二、職員出勤簿／十三、學生出席簿／十四、會計相關諸帳簿／十五、學校資產相關書類及紀錄。<sup>9</sup>

此時提出的表簿種類雖然不是最多，但已經涵蓋日後重要的表簿種類。但內訓中沒有提示統一的表格樣式，只用文字說明學生學籍簿、學校沿革誌、教授管理訓練相關細目等應填寫的項目。（詳見附表1的整理）

1899年這份內訓發布後，其後歷年出版的《臺灣學事法規》都收錄有這份內訓，直至1943年的版本都有，可以確認這個指示在整個日本統治時期都持續有效。<sup>10</sup>

---

<sup>9</sup> 「學校ニ備ヘ置クヘキ諸帳簿ノ種類」（1899-11-21立案），《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0363021；臺灣教育會編，《臺灣教育沿革誌》（臺北：臺灣教育會，1939），頁64-65。

<sup>10</sup> 臺灣教育會編纂，《臺灣學事法規 完》（臺北：帝國地方行政學會發行，

1899年總督府內訓發布後，各地方廳便根據這份內訓的指示，各自訂定相關規定。目前可以看到宜蘭廳（1899年）、及臺北縣（1900年）發布符合內訓的命令；<sup>11</sup>而臺南縣則是另外發布縣令，以補充前一年（1898年）縣令37號內容的方式，使其內容與總督府訓令一致。<sup>12</sup>雖然有這些地方層級的命令發布，但實際上各學校是否確實根據總督府內訓，在1900年1月以前備置好各項表簿，沒有資料可以確認。

其後，各地方廳偶有調整表簿種類名稱或表格樣式。如1902年7月，宜蘭廳廢止1899年訓令94號，發布新的訓令規定管轄內各公學校應備置的表簿種類19種，並且公告了其中10種表簿的表格樣式。<sup>13</sup>1909年新竹廳以總務課長「通達」發布「公學校備附帳簿調製方」，規定21種帳簿，

原為1929年版，直至1943年以活頁持續增刪法規內容），頁422-2。

<sup>11</sup> 「宜蘭廳訓令第九十四號公學校小學校諸帳簿整理方」，《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典藏號：00000391068。臺北縣另有訓令第11號，規定學生學籍簿、學生出席簿、考試成績表、器具器械圖書標本目錄的表格樣式。

「（臺北縣訓令第10號）官立、公立各學校二備へ置クヘキ表簿ノ種類」、「（臺北縣訓令第11號）公學校小學校二備へ置クヘキ生徒學籍簿、生徒出席簿、試驗成績表、器具、器械、圖書、標本目錄樣式」，《臺北縣報》第133號（1900年3月1日），頁1-4。

<sup>12</sup> 新增原先沒有的「職員名錄及履歷書」、「教授細目及教案，並教授管理訓練之相關紀錄」、「學生賞罰相關紀錄」、「統計報告相關諸表簿」。「臺南縣令第25號」，《臺南縣報》第177號（1899年12月29日），頁1。同時，以訓令甲70號及71號，分別規定小學校與師範學校備置的帳簿種類。

<sup>13</sup> 「宜蘭廳訓令第16號公學校二備フヘキ表簿種類及樣式」，《宜蘭廳報》第95號（1902年7月10日），頁45。針對小學校，則另外發布訓令第17號，出處同上，頁45-46。「公學校二備フヘキ表簿種類及ヒ樣式制定（宜蘭廳訓令第一六號）」，《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典藏號：00000733004。

增加的種類主要是學校行政類的文書，如：庶務相關書類綴、學事會議書類綴、雜書類綴、人事相關書類綴等。<sup>14</sup>

1909年新竹廳的這份「通達」，收在1938年出版的新竹州例規集中，可見一直至日治後期都仍然有效。也就是說，對於學校必備表簿種類的規定，大概是在1900年代就已經確定，之後沒有新的規定；而這些規定大概都是延續1899年臺灣總督府內訓的指示「作為常例備置」，不算具有法規上的強制性。然而，其中，「學籍簿」和「學生出席簿」、「成績表」等幾種表簿在1904年以後被規定在公學校規則中，變成帶有強制性。

1904年的「臺灣公學校規則」中，第30條規定：「學校長需調製學籍簿，以確認兒童的姓名、出生年月日、住址、入退學年月日、畢業年月日及保護者姓名、住址、職業、與兒童關係，以及學業成績、身體的狀況等」；並於31條規定學校長須依附錄樣式調製出席簿。<sup>15</sup>此時，雖然明示需製作學籍簿，但還沒有統一的表格樣式，只有出席簿有規定樣式。到了1912年，公學校規則修改，「學業成績表」、「學籍簿」及「兒童出席簿」三種表簿都變成必須，並且有指定的表格樣式。<sup>16</sup>

---

<sup>14</sup> 「(新總庶 1083 號總務課長通達) 公學校備附帳簿調製方」(1909 年 5 月)，收於新竹州知事官房文書課編，《新竹州例規類纂 下卷》(臺北：株式會社帝國地方行政學會臺灣出張所，1938)，頁 103。

<sup>15</sup> 「臺灣公學校規則」(1904 年府令 24 號)，《臺灣總督府報》第 1492 期(1904 年 3 月 11 日)，頁 25-31。

<sup>16</sup> 「臺灣公學校規則改正」(1912 年府令 40 號)，《臺灣總督府報》第 87 期(1912 年 11 月 29 日)，頁 115-119。

之後，隨公學校規則修改或是重新發布，有時重新公布新的表格樣式。1941年國民學校制度實施，在「臺灣公立國民學校規則」中，第92條規定：「學校長對入學兒童依第四號樣式編制學籍簿」；第94條：「學校長依第五號樣式製作出席簿，明記兒童的出席、缺席狀況。」只保留學籍簿和兒童出席簿兩者的規定及指定的表格樣式。<sup>17</sup>

如同北村嘉惠所指出，大約在1890年代後半，日本本國正好是學校必須備置各種表簿的規定逐漸整備的時期，而此時期日本開始在臺灣導入近代式學校，也同時將學校應備置表簿的規定帶進來。<sup>18</sup>

整體而言，1898年公學校設立以後，關於學校必備表簿的規定，由總督府層級發布的是1899年的內訓，指示應常例備置的表簿種類，實際的規則由各地地方廳以訓令、或內訓、通達來規範。各地方規定的常備表簿種類，雖然名稱略有不同，但差異不大，全部約有10幾種，大致可以分為與學生有關者（如學籍簿、出席簿、成績表等，附表1中的A1-A9）、與教師有關者（如職員出席簿、教職員履歷書，附表1中的B1-B2），及與學校行政有關者（如學校沿革誌、學校日誌、各種統計、公文、臺帳等，附表1中的C1-C13）。其中，成績表、學籍簿及學生出席簿在1904年以後被納入公學校規則中，有固定的表格樣式，規定校長必須依

---

<sup>17</sup> 「臺灣公立國民學校規則」（1941年府令第47號），《臺灣總督府報》第4151期（1941年3月30日），頁1-12。

<sup>18</sup> 北村嘉惠，〈解題〉，頁1-4。不過，日本本國與臺灣關於表簿種類的規定，或表格樣式的差異，還需要細緻的比較研究。

規定填寫。

## 二、學籍簿與學習史、身體史研究

學籍簿是將學生的學籍資料彙集成簿冊，是目前學校文書中最常見的一種。臺北市學校文物普查成果中，日治學校文書類 624 案，其中將近一半（281 案）都是學籍簿（含退學者學籍簿）。

學籍簿的表格樣式歷經多次修正，隨著樣式修改，填寫項目不同，也表現其在學校管理中的角色有所變化。一般說來，每個學生入學後會得到一張學籍卡，上面記錄姓名、出生年月日、住址、家長姓名、職業等基本資料，隨著學生每年修讀，陸續登錄各學年各科目成績、身體檢查結果等資訊。學生畢業後，同一年度畢業生的學籍資料彙整成冊，成為該年度的學籍簿被保存下來。<sup>19</sup>如果中途轉學或休學、退學，就會將學籍卡移到除籍簿中。

學校應備置學生的學籍資料卡，在日本本國，約自 1880 年代起即有相關規定。根據田中耕治的研究，學籍簿樣式統一化的法規首次出現於 1900 年小學校令施行規則。

---

<sup>19</sup> 學籍卡通常都是有點厚度的卡紙，同一年度畢業學生的學籍卡在學生畢業後彙編成冊，封面或書背有時就會寫上「XX 年卒業生學籍簿」。如果同一人畢業後升入同校高等科，會另外得到一張全新的學籍卡，高等科學生畢業時的學籍簿通常另外獨立彙編成冊。1941 年改制為國民學校以後，通常不使用「卒業」，而使用「修了」，因此有時會看到「XX 年修了學籍簿」。但現存在各學校的學籍簿，有些是戰後不同時期重新裝訂了封面，自訂標題或使用民國紀年的標題等。

其背景是第三次小學校令強調國民皆學，廢止嚴格的試驗制度，小學校由「等級制」轉換為「學級制」，教育評價觀也從「試驗」轉變為重視平素的「考查」，由教師平素記錄學生在學校期間各年度的各科成績、操行成績、身體檢查結果等。起初學籍簿的性格比較接近學生在學校的戶籍簿，以記載個人資料為主要目的。其後，學籍簿格式幾度變化，1937年起，另外根據「身體檢查規程」（文部省令第2號）規定學校必須備置「身體檢查票」，為避免重覆，因此，學籍簿中的身體狀況欄位簡化，1938年以後的學籍簿加入「性行概評」、「家庭、環境」、「未來志願及教師意見」等教師紀錄欄。這些欄位的出現與同時期尊重兒童個性與畢業後的職業指導的主張有關。由此，學籍簿遂由戶籍簿性質轉變為綜合的學生資料卡（原文使用「教育原簿」）性質。<sup>20</sup>

陳虹玳〈日本統治期台湾公學校・国民学校の学籍簿〉一文中，已經大致將臺灣公學校學籍簿相關規定整理出來。<sup>21</sup>以下參考陳虹玳的整理，補充部分地方層級的規定及表格樣式的實際例子，簡述學籍簿的規定及樣式變化。

如同前述，關於公學校必須備置學籍簿的法規，最早見於1898年臺南縣的公學校規則施行細則。該細則公布後，

---

<sup>20</sup> 田中耕治，〈道德教育における評価の問題〉，《佛教大学教育学部論集》第32號（2021），頁131-151。此文中整理出1900年至1945年，學籍簿樣式總共有6次改訂，分別是1900、1907、1921、1927、1938及1941年。

<sup>21</sup> 陳虹玳，〈日本統治期台湾公學校・国民学校の学籍簿〉，收於陳虹玳代表，〈日本統治下台湾における公学校児童の就学状況に関する研究：学校文書の調査を中心に 2020-2023年度科学研究費補助金（基盤研究（C）一般）研究成果報告書〉（京都：平安女學院大學，2024），頁1-17。

同時以訓令規定了學籍簿及多種表簿的樣式。此時規定的學籍簿樣式較為簡單，除了學生基本資料外，只有「修業經歷」欄，每一年一欄，僅要求記錄修業期間及「優、尋、劣」三等成績。這種學籍簿表格沒有列出各教科成績登錄欄位，可能是因為另有「試驗成績表」，試驗成績表中就有將各教科分別列出，以 100 分為滿分，要求分別記錄分數，並登記合格與否。<sup>22</sup>

1904 年「臺灣公學校規則」（府令第 24 號）規定校長有製作學籍簿的義務，但沒有統一樣式，只有規定學籍簿應登記的項目。<sup>23</sup>各地方廳根據此規則自行規定樣式，目前可以在總督府檔案中看到 1905 年新竹廳公告的樣式。與前述臺南縣表格類似，沒有各教科成績欄位（也是另有「試驗成績表」），僅有學生基本資料、成績登錄、身體狀況、在學中經歷等欄位。這個表格每一頁可登記 2 人份，不過沒有看到這種樣式的學籍簿實物留存。<sup>24</sup>1909 年新竹廳改正學籍簿樣式，便改成一人一頁，各科目名稱及身體檢查項目都有一一列出，也就是將各科成績與身體檢查結果等各項資訊整合在

---

<sup>22</sup> 「訓令甲第 101 號」，《臺南縣報》第 123 號（1898 年 12 月 9 日），頁 5-9。

<sup>23</sup> 「臺灣公學校規則」（1904 年府令第 24 號），《臺灣總督府報》第 1492 號（1904 年 3 月 11 日），頁 28。

<sup>24</sup> 「新竹廳訓令第二十號公學校學籍簿試驗成績表樣式」（1905 年 5 月 19 日），《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典藏號：00001134068。新竹國小保存有一本 1910 年的學籍簿，其中有幾位 1904 年入學者，但其學籍簿樣式與此訓令公告者並不相同，也與後述 1909 年改正的樣式不同。實物是正反兩面，正面有基本資料及各科目學業成績欄位，背面有身體調查各項目欄位，可見規則與實物不一定完全一致。

學籍簿中，逐年登記。<sup>25</sup>

同年，臺北廳也提出改正學籍簿樣式，新樣式和新竹廳 1909 年公告的樣式一樣，也是結合成績表及身體檢查項目。<sup>26</sup>士林國小保存的 1909 年學籍簿（指 1909 年畢業）即是這種樣式（圖 1）。目前可見的檔案中沒有看到改正前的樣式，但同校 1907 年學籍簿樣式與 1909 年的不同，也是一頁一人份，明記各科目成績，但沒有身體檢查欄位，應該就是前一個版本的樣式（圖 2）。

這兩個版本的樣式最大的差別是 1909 年增加了「身體的狀況」欄位，將身體檢查項目一一放進表格中，要求填寫檢查結果和日期。事實上，臺灣公學校身體檢查規程（府令第 30 號）是 1910 年才公布，其中規定每年 2 次檢查兒童身高、體重等身體狀況，並製作身體檢查票。<sup>27</sup>學籍簿在此前一年修改樣式，將身體檢查項目納入學籍簿的登記，很可能兩者在政策討論的過程中有什麼連動關係，但學籍簿改訂先行施行。

全臺灣第一次統一公布學籍簿樣式是在 1912 年的「公學校規則改正」（府令 40 號）。此次制定的學籍簿，為正反兩面的設計。正面右側為學生個人資料及家長資訊，左側為

---

<sup>25</sup> 「新竹廳訓令第十號學籍簿樣式改正ノ件」（1909 年 4 月 22 日），《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典藏號：00001474032。

<sup>26</sup> 「公學校學籍簿樣式改正報告ノ件（臺北廳）」（1909 年 4 月 10 日），《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典藏號：00005208017。

<sup>27</sup> 「臺灣公學校兒童身體檢查規程」（府令第 30 號），《臺灣總督府報》第 2937 號（1910 年 4 月 19 日），頁 74。

(左) 圖1 士林國小1909年學籍簿樣式。(出處：士林校史館，<https://history.slps.tp.edu.tw/>，2025.05.04 下載，士林國小提供。)

(右) 圖2 士林國小1907年學籍簿樣式。(出處：士林校史館，<https://history.slps.tp.edu.tw/>，2025.05.04 下載，士林國小提供。)

各學年、各教科的「學業成績」、「操行」及「出缺席日數」等；背面為「身體狀況」登記表。「身體狀況」的登錄項目即「公學校兒童身體檢查規程」中的檢查項目。<sup>28</sup>

其後，1921年公學校規則改正（府令第75號）及1922

<sup>28</sup> 「臺灣公學校規則改正」（府令第40號），《臺灣總督府報》第87號（1912年11月28日），頁115。

年在新臺灣教育令下新發布的公學校規則（府令第 65 號），因教授科目及身體檢查項目都有變化，因此，學籍簿也因應修正，不過表格樣式沒有大變動。

1933 年再度修改學籍簿樣式，新增一欄「種痘」紀錄。<sup>29</sup>這應該與 1929 年公布的「種痘法施行規則」（府令 24 號）有關。該規則規定「小公學校、類似各種學校或幼稚園的畢業證書、修業證書或保育證書要記入種痘事項」。<sup>30</sup>有可能因應此項規定，在學期間便在學籍簿中登錄種痘資訊，以便畢業時可據以登錄在畢業證書上。

1939 年公學校規則改正，再度修正學籍簿樣式，基本的樣式沒有更動，仍然是正反兩面；正面為個人資訊、學業成績、出席狀況，背面為身體狀況。這次的更正對於記入方式有比較仔細的規定，例如家長職業欄，要求根據戰時體制下總務長官通牒「國勢調查職業分類」，具體記入職業名；「保護者與兒童關係欄」中，如果是「父」「母」，要求記入「長子」或「二女」等排行；在「本籍欄」中要求記入「福建族」「廣東族」「高砂族」等。從登記精確度的要求，可以想見總督府想要更精確掌握人力資源。<sup>31</sup>

1941 年改制為國民學校以後，新發布的臺灣國民學校

---

<sup>29</sup> 「臺灣公學校規則中改正」（府令第 142 號），《臺灣總督府報》第 1978 號（1933 年 12 月 12 日），頁 37。

<sup>30</sup> 「種痘法施行規則」（府令第 24 號），《臺灣總督府報》第 628 期（1929 年 3 月 29 日），頁 86。

<sup>31</sup> 「臺灣公立公學校規則中改正」（1939 年府令第 27 號），《臺灣總督府報》第 3526 號（1939 年 3 月 10 日），頁 25-26。

規則，也制定了新的學籍簿樣式。國民學校學籍簿和之前學籍簿的不同是各教科的成績欄中除了登錄成績之外，新增「教科概評」及「導師姓名」欄位；取消身體檢查項目的欄位，新增各學年「性行概評」、「身體狀況及對其意見」、「家庭環境」以及「(初等科六年級、高等科二年級)志願及對其意見」。<sup>32</sup>(參照圖3)

這種樣式的原型應該是參考日本本國於1938年改正的小學校學籍簿，簡化學籍簿中身體狀況調查的欄位(另設獨立的身體調查票)，將空出來的空間轉用來調查學生性向。<sup>33</sup>性行概評、家庭環境、學生未來志願等欄位，是為了考量學生畢業後的出路。從總動員體制下人力資源調度的角度來看，透過這些在學期間的調查與紀錄，可以更有效地將公學校畢業生轉換為社會立即可用的勞動力。

以上大致整理了臺灣公學校學籍簿樣式規定的法源變化以及樣式變遷，同時也參照士林國小等校現存學籍簿實物，了解實際填寫狀況。

綜合不同時期的學籍簿來看，學籍簿主要有以下幾個部分：學生個人資訊、學業成績、身體狀況(1909年以後)及教師對該生學習、個性、未來志願的評論紀錄(1941年以

---

<sup>32</sup> 「臺灣公立國民學校規則」(府令第47號)，《臺灣總督府報》號外(1941年3月30日)，頁1-12。1941年日本本國國民學校學籍簿也有大致相同的欄位設定。

<sup>33</sup> 但以筆者有限的經驗來看，臺灣各學校留存的學校文書中，獨立的身體調查票並不常見，臺北市學校文物普查的結果只有1件，不確定實際的實施狀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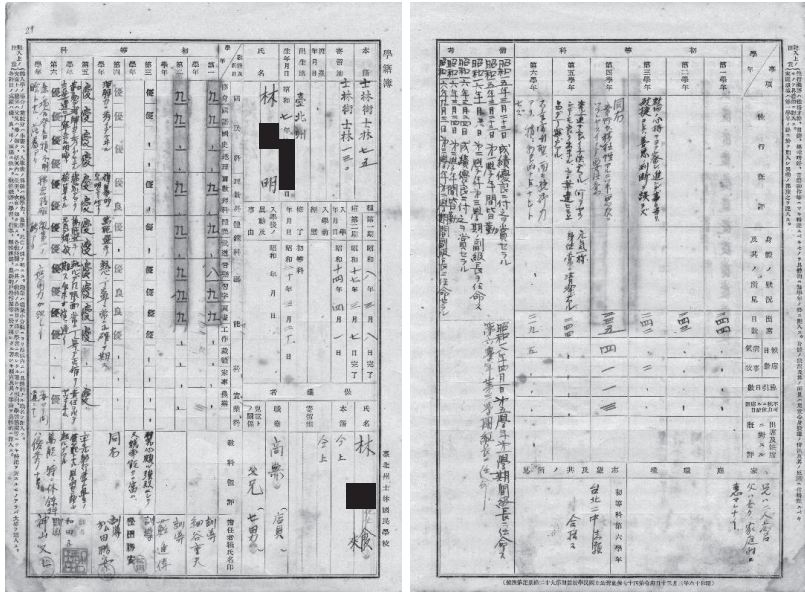


圖3 士林國小 1945 年學籍簿正反兩面。(說明：1945 年學籍簿是 1939 年入學，1945 年畢業生的學籍簿；1941 年該屆學生三年級時，改制為國民學校，而改用國民學校學籍簿樣式。第一、二學年的部分，只有成績，應該是從原本的公學校學籍簿謄錄過來。出處：士林校史館，<https://history.slps.tp.edu.tw/>，2025.05.04 下載，士林國小提供。)

後)。從學生的個人資訊可以考察到學校讀書的學生具體住在哪裡(通學距離如何)、幾歲來就讀、家長職業、入學前就讀書房的經歷等，尤其是日治前期就讀公學校者還算少數的時期，這些線索是考察早期地方上就學狀況很好的材料。

不同教科的學業成績及身體檢查成果，是考察學生學習狀況及身體發育的具體材料；尤其是每年身體檢查結果，應該是公共衛生史、身體史的良好材料。因為學籍簿數量龐

大，如果將能將這些數據 coding，透過大量的數據分析，應該可以看出與利用少數個案資料不同的整體社會的趨勢變化。

而 1941 年以後對學生學習狀況及個性的紀錄和評語，雖然是透過教師的眼光所做的紀錄，不能免於帶有特定的視角，但仍然有可能可以透過其中的紀錄了解當時學生對自己未來的期待。筆者過去曾用新竹國小 1942 年學籍簿中的未來志願，考察當時女子兒童對於他們未來就職的期待與想像。<sup>34</sup>

近年陳虹玳分別用高雄市龍肚國小（1944 年度）及新竹市南寮國小（1943 年度）學籍簿，分析 2 校各該年度學生的就學狀況。因為國民學校時期的學籍簿有性行評價等欄位，因此陳文利用社會調查的計量分析方法，分析教師評語所使用的詞彙，指出其中最常使用的名詞是「態度」、「成績」、「興趣」等，最常使用的動作性漢語名詞是「學習」，從這裡看到記錄者（學校老師）重視的價值是什麼。這樣的研究手法未來如果能有更多的樣本輸入，或許可以做出更進一步分析。<sup>35</sup>

---

<sup>34</sup> 許佩賢，〈從學籍簿看日治末期公學校女生的學習狀況——以新竹公學校 1942 年學籍簿為中心〉，收於廖志堅編，《從清代到當代：新竹 300 年文獻特輯》（新竹：新竹市文化局，2018），頁 146-164。該文使用的材料不只是學籍簿，還有「兒童成績及個性觀察票」，這種表簿在臺灣其他學校較少見到，其歷史變化有待日後進一步解明。日本本國的個性調查簿可以參考有本真紀，〈明治期学校表簿にみる児童理解実践：「個性調査簿」の成立過程〉，《立教大学教育学科研究年報》55 期（2011），頁 5-26。

<sup>35</sup> 陳虹玳，〈学籍簿から見る日本統治下台湾の子どもたち：高雄州龍肚国民学校の 20 期生を事例に〉，《平安女学院大学研究年報》22 號（2022 年 3

### 三、學校日誌與學校管理的研究

「學校日誌」，從名稱來看可知是學校每日的紀錄，但學校每日有各式各樣的事情，究竟要記錄什麼事情，不需要記錄什麼，其標準為何，由誰來記錄，其表格樣式或相關規定為何，這些基本問題會牽涉到為什麼會有這種表簿，也就是這種表簿對於學校管理被期待的角色是什麼。

從 1898 年臺南縣的公學校規則施行細則及 1899 年的總督府內訓開始，學校日誌就是公學校常備表簿之一，但除了 1902 年宜蘭廳之外，沒有看到規定的表格樣式。

1902 年宜蘭廳訓令中規定的學校日誌樣式是一頁一日份，有職員出缺勤人數、學生出缺勤人數、來校者、文書（公文來往之意）、會計及雜件等欄位。<sup>36</sup>不過目前沒有看到根據此訓令之樣式填寫之學校日誌實物。

目前筆者只有看過三所學校的學校日誌，分別是（1）臺北市士林國小，有 1943-44、1945-46 兩冊；（2）新竹市北門國小，有 1937-38、1939-40、1941-42、1943-44 四冊；（3）新北市新莊國小有 1922-30 年（九冊）及 1938-39 年度

---

月），頁 15-26；陳虹虹，〈学籍簿から見る日本統治下台湾の子どもたち（その2）：新竹州南寮国民学校 20 期生の場合〉，《平安女学院大学研究年報》23 號（2023），頁 1-11。

<sup>36</sup> 「宜蘭廳訓令第 16 號 公學校ニ備フヘキ表簿種類及樣式」，《宜蘭廳報》第 95 號（1902 年 7 月 10 日），頁 45。針對小學校，則另外發布訓令第十七號，出處同上，頁 45-46。「公學校ニ備フヘキ表簿種類及ヒ樣式制定（宜蘭廳訓令第一六號）」，《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典藏號：00000733004。

(一冊)。<sup>37</sup>

其中新莊國小 1922 年至 1930 年的日誌是使用市販的「當用日記」，一年一本，也就是沒有固定的表格樣式。其他各校 1937 年以後的學校日誌，表格樣式幾乎一樣，有可能在某一個時間點後有統一的規定或是主流的格式。以下以士林國小的學校日誌來說明。<sup>38</sup>

士林國小的學校日誌是由印製好的空白表格裝訂成冊而成，每一頁分為上下兩段同樣的表格，第一年逐日使用上半部欄位，第二年則使用下半部，一本可以使用兩年，隔年同日的紀錄通常會寫在同一頁。1943（上段）及 1944（下段）是同一本，1945（上段）及 1946（下段）是同一本，雖然跨越了 1945 年 8 月 15 日兩個不同政權統治的時代，但學校日誌仍然繼續書寫至 1946 年 9 月為止。頁面的版心中段印有「學校日誌」、下段有「士林國民學校」字樣，表示這是學校自己委託印製；新莊國小的版心，僅在中段印有「學校日誌」，沒有印校名；北門國小的版心，沒有印刷任何文字。沒有印校名的學校日誌，可以供給不特定的學校使用，應該是有印刷廠大量印製販售。

表格化的日誌，不僅提升了管理便利性，也反映出教育

---

<sup>37</sup> 臺北市到目前為止的學校文物調查，也是只有士林國小保留著 3 冊學校日誌，其餘學校未見。因為學校校名改動頻繁，為閱讀方便，除非需要特別指明校名，原則上以現代校名指稱。

<sup>38</sup> 以下關於學校日誌表格樣式的整理及分析，參照許佩賢、駒込武譯，〈植民地台灣の国民学校における勤勞動員と帝国の学知——士林国民学校『学校日誌』（一九四三～四五）を中心として〉，《日本研究》70 集（2025），頁 99-123。

行政對學校現場資訊透明度與規格化的要求。以下一面檢視士林國小學校日誌的表格樣式，一面與日本本國的學校日誌相互參照，來解明此種文書的特色。

這種上下兩段式、一冊兩年份的樣式，很方便校長一眼就確認各項校務行政事項。在日本兵庫縣豐岡小學校 1940-1941 年份的學校日誌也有出現。但豐岡小學校的日誌大部分是一日一頁，比較起來，臺灣更早開始使用這種樣式。<sup>39</sup>

「學校日誌」最右側第一列是日期、星期、氣候、正午氣溫等當日基本資料。

第二列的欄位與學校管理有關，最上方為「校長檢印」，每天都有校長蓋章。其下是「看護當番」，是將學生分成四組，每週由一組輪流，協助看護事項，除假日外大部分都有填寫「第＊組」。「當直」則是教師輪值，本欄每日都有確實填寫，通常日值及宿值是各一位教師，偶爾由同一人當值。空襲警報發布時，會增加值班人數。每日填寫的內容，字跡不盡相同，應該是每日由值日或值夜的教師記錄，翌日再由校長檢查後蓋章。

仲嶺的研究中指出，豐岡小學校的日誌在表格外開始有檢查蓋章是從 1939 年度開始，正式在表格中加入「記錄者」、「檢印者」的欄位是 1945 年 5 月起。相對於此，臺灣的北門國小從 1937 年起、士林國小從 1943 年起，就有正式

---

<sup>39</sup> 仲嶺政光，〈『学校日誌』を読む——学校文化の社会史研究に向けて〉，《富山大学地域連携推進機構生涯学習部門年報》20 號（2018），頁 37-46。



的「檢印欄」，而且校長每天都有蓋章。由此可見，在臺灣更早就重視由校長來檢核學校每日的紀錄。

第三列為「兒童（性別／在席數／缺席數）」及「入退學」。兒童出缺席數除了各種假期或是長期停課之外，大致每日都有填寫。入退學欄則大部分是空白，偶有一、二日有記錄入學或退學人數。由兒童出缺席數可以清楚掌握戰爭末期，在勞動動員、空襲、疏開等因素下，男、女學生上學狀況。從士林校的出缺席紀錄來看，在戰爭末期，除了因頻繁空襲而停課的時期之外，即使在頻繁的勞動動員中，無論性別，學生的出席率還是維持一定程度以上，從學生上學的行動，也可以窺見臺灣社會「學校觀」的變化。

第四列為「職員」，記錄職員的出缺勤情況。例如「全職員出勤」、「某訓導欠勤（早退／遲刻）」等，新進教師到任也會記錄在此。第五列為「來校者」，記錄來校拜訪、參加活動者，或是青年學校、軍隊等外部單位借用學校空間集合、演練等。

第六列為「記事」，這是學校日誌中記錄空間最大、最主要的欄位，記載學校每日的活動、行事。第七列為「備考」，是第二大的欄位。什麼事情寫在「記事」，什麼事情寫在「備考」似乎沒有很嚴格的區分。教師的異動、朝會談話的主題、警報的發布、校內行政手續的提醒等，有時記錄在記事欄，有時記在備考欄。新莊國小及北門國小的學校日誌最後一列的欄目名，沒有用「備考」，而是用「社會」，其

他欄位都和士林國小的表格幾乎一樣。<sup>40</sup>「社會」的欄目名稱，可能是預想記錄同日學校外部的社會上的重大事件，不過實際上，大部分日子都空白未記錄。

記事欄或備考欄應該填寫的內容有哪些呢？目前沒有看到行政官廳的命令或指示，但在新莊國小及北門國小使用的學校日誌最前面，都有打字印刷好的「學校日誌記載概要」，裡面詳列了 30 項應記載的項目。其內容如下：

一、各種儀式／二、記念日儀式及各種狀況／三、職員會、研究會、批評會、實地教授、讀書會／四、兒童學藝會、練習會、復習會／五、父兄會、同窗會、教育講話會／六、修學旅行、校外教授、運動會、遠足／七、校內諸規則之創定變更／八、重要事務的處理／九、校長對部下示達、兒童訓話事項／十、教授、訓練、管理上特別的規劃／十一、校地設施、清潔利用、校園整理、打掃／十二、兒童補習／十三、兒童賞罰／十四、兒童成績品展覽會／十五、兒童出席鼓勵、家庭訪問、父兄來校／十六、公醫來校及兒童診察治療狀況／十七、兒童身體檢查及健康狀態之異狀及各種事件／十八、傳染病發生與兒童／十九、官公吏來校／二十、參觀者／二十一、監督官廳之命令通達等的實施方法之指示或決定，其他實施狀況／二十二、校長、訓導、寄宿宿舍監督等事故等／二十三、臨時停課／二十四、兒童

---

<sup>40</sup>北門國小與新莊國小的格式幾乎一樣，與士林國小還有另有一個小差異是兒童的出缺席欄，沒有分別男、女，也沒有「入退學」的欄目名稱，但多了「遲到」的欄目。

之臨時召集／二十五、職員轉任或其他異動、出差缺席  
／二十六、兒童出席、缺席、入退學／二十七、職員遲到、早到、早退、上班時間外或夜間加班、私事旅行／  
二十八、送迎／二十九、暑假活動／三十、其他各種需要記錄事項

30項內容包含的範圍很廣，兒童出缺席（26）、職員出勤狀況（25、27）、來校者（19、20）等項目是學校日誌表格的固定欄位，其他則不外是各種儀式、會議、活動等，確實從實際的學校日誌記錄內容中也幾乎都可以確認對應到這些項目，可以確定這個放在學校日誌前面的指引有相當的規範力。

仲嶺政光實際分析 1890-1905 年間豐岡小學校的學校日誌內容，發現「各種校務」類的記事最多，「行事」、「涉外」等學校非日常的活動也有隨年代增加的趨勢，而「教師的欠勤遲刻早退」及「公文書」類則有減少的趨勢。因為學校的日常逐漸確立，對學校管理者來說，各種活動都必須盡可能事前把握，給予適確的指示，後來的規格化的表格設計即是反映這樣的趨勢，一日一頁或一日二頁簡易表單式的紀錄，很容易翻查過去的活動事例，可以提供學校行政參考。<sup>41</sup>

除了提供學校內部的行政參考之外，學校日誌很可能與教育行政方面監督管理的要求有關。今桃園市新屋國民小學

---

<sup>41</sup> 仲嶺政光，〈『学校日誌』を読む——学校文化の社会史研究に向けて〉，頁 44-45。

的校史資料中，留有 1937 年 4 月至 1944 年 8 月為止的「校務要領報告」，由校長每個月記錄學校的教授訓練管理、調查研究、諸會議、社會教育等事項，向郡守提出報告。如果沒有像學校日誌這樣每日記錄的資料，校長不可能撰寫這種事務報告，因此需要設計出像士林國小這種容易擷取出校長寫報告所需訊息的表格樣式。

由於逐日記錄，一直到日本統治最末期，甚至跨越到戰爭結束後一段時間，都由學校教師持續記錄，可以說是復原當時學校現場樣子的最適材料。林琪禎即透過 1945 年 8 月到 12 月的學校日誌，考察在政權轉換前後，學校現場的活動。<sup>42</sup>

筆者則是利用 1943 年以後士林國小的學校日誌，探討戰爭末期臺灣國民學校的勞動動員。從學校日誌的記載，可以了解當時動員學校兒童的形態、方式、勞動目標，以及空襲警報頻發的狀況、學校各項活動的安排等，可以說是復原當時學校現場樣貌的最適材料。<sup>43</sup>

---

<sup>42</sup> 林琪禎，〈政權轉換期の教育現場—台湾・士林国民学校『学校日誌』を手掛かり〉，收於白柳弘幸代表，《旧外地の学校に関する研究—1945年を境とする連続・非連続—》（平成 23 年度～ 25 年度科学研究費補助金基礎研究 (B) 研究成果報告書，2014），頁 26-38。

<sup>43</sup> 許佩賢、駒込武譯，〈植民地台湾の国民学校における勤労働員と帝国の学知——士林国民学校『学校日誌』（一九四三～四五）を中心として〉，頁 99-123。

## 四、其他幾種學校文書簡介

### (一) 學校沿革誌

「學校沿革誌」是記錄學校自創立以來的沿革變遷，是釐清學校歷史與地方社會關係的重要材料。關於學校沿革誌備置的相關法規沿革，包括約略同時期日本本國的動向在內，北村嘉惠已經有很詳細的說明，此處僅做簡單介紹。

學校沿革誌的備置和學校日誌一樣，從 1898 年臺南縣縣令、1899 年總督府內訓以來，都是學校「作為常例」應備置的表簿。但學校沿革誌從來都沒有規定的表格樣式，細則、命令中多只有以文字說明學校沿革誌應記錄的內容。1898 年臺南縣訓令甲 101 號中有「學校沿革誌記載事項」，共有 20 項：

創立／變更分合／設置區域／經費收入支出／基本財產  
／學費／捐款／圖書／器械器具及標本／諸規程／修學  
學生／考試／學生賞與／職員／職員賞與／學務委員／  
學校管理者／官吏巡視／學事盡力者／學事狀況<sup>44</sup>

各項目都有簡單說明要記錄的子項；除了創立時間、學事盡力者等少數幾項之外，都有「每年記入」之類的文字，這表示學校沿革誌是隨著時間需要每年度更新內容的文件。

學校沿革誌內容包含眾多關於學校設立、經費籌措、經

<sup>44</sup> 「訓令甲第 101 號」，《臺南縣報》第 123 號（1898 年 12 月 9 日），頁 7-8。

營發展的重要資訊，特別是創校初期的詳細紀錄，對釐清學校歷史尤為關鍵；此外，學務委員、學事盡力者通常是地方上的有力者，因此這些紀錄對於理解地方社會歷史、學校與地方社會關係等，是非常重要的線索。

士林國小保存的學校沿革誌，是以毛筆寫在空白紙上，共有 107 頁。<sup>45</sup>從 1895 年 6 月學務部掛牌開始寫起，最後的紀錄是 1903 年年底的學生數、教職員表等。中間有幾種不同筆跡，可以確認是不同時間寫成，但也並不是每年都換筆跡。有可能本來逐年記錄，但在某幾個時間點重新謄抄過。1903 年之後，為什麼沒有繼續更新，原因不明。

到目前為止臺北市學校文物調查成果中，保存有學校沿革誌的有內湖國小、木柵國小、景美國小及士林國小四校。其中，士林國小的沿革誌原件圖像可以在士林校史館網頁瀏覽，也有所澤潤的複刻版。<sup>46</sup>

由於學校沿革誌多為手寫，不一定容易辨識內容，有複刻版的話就很方便利用。近年北村嘉惠、山本和行、樋浦鄉子等人的研究團隊有很大貢獻，他們陸續複刻發表了桃園市新屋國小、臺南市新化國小及山上國小、高雄市旗津國小等

---

<sup>45</sup> 士林校史館，<https://history.slps.tp.edu.tw/>，2025 年 5 月 5 日最後瀏覽。

<sup>46</sup> 所澤潤，〈台湾における近代初等教育創始の記録——台北市士林国民小学所蔵『八芝蘭公学校沿革誌』〉(1)，《群馬大学教育実践研究》18 (2001 年 3 月)，頁 393-417；同(2)，同 19 (2002 年 3 月)，頁 415-439；所澤另有複刻部分蘆洲國小沿革誌，參見所澤潤、林初梅，〈国語伝習所の設置と公学校への転換の記録（一八九八年前後）——台北県蘆洲国民小学所蔵『学校沿革誌 和尚洲公学校』冒頭部分〉，《群馬大学教育実践研究》17 (2000)，頁 419-454。

校的學校沿革誌，方便大家使用。<sup>47</sup>此外，苗栗竹南國小的學校沿革誌，除了複印日文原版圖像之外，也附有中文翻譯。<sup>48</sup>

新近利用學校沿革誌等學校文書考察學校與地方社會關係的，可參考張彩薇對西螺的研究。<sup>49</sup>

## （二）教職員履歷書

和教師有關的文書，最重要的是教職員履歷書，自1899年總督府內訓以來，即為學校常備表簿之一。臺北市學校文物普查成果中，保留有舊職員履歷書的學校有：臺北教育大學附設實驗小學有附屬公學校、大安國小等共五冊、士林國小二冊、松山國小一冊。

士林國小的二冊履歷書，一冊收錄1895年起至1945年的職員履歷書；另一冊是1945-1946年份的履歷書。前者共有將近1,000頁，橫跨整個日治時期的教職員履歷書；後者

<sup>47</sup> 山本和行，〈台灣桃園市新屋國民小學所藏「新屋公學校沿革誌」〉1，《天理大學學報》69(2) (2018)，頁1-27；及同2，同70(1) (2018年10月)，頁1-25；北村嘉惠、樋浦鄉子、山本和行，〈「新化公學校沿革誌」「新化農業補習學校沿革誌」：植民地台灣的教育史〉；北村嘉惠，〈「山上公學校沿革誌」：植民地台灣的教育史〉，《北海道大學大学院教育學研究院紀要》129號(2017)，頁240-187；樋浦鄉子，〈高雄第一公學校（旗津國民小學）沿革誌：植民地期台灣的教育史〉，《國立歷史民俗博物館研究報告》219號(2020)，頁365-412。

<sup>48</sup> 林廷輝翻譯、林修澈註釋，《竹南國民小學沿革史（戰前篇）》上、下（苗栗市：苗栗縣政府國際文化觀光局，2010）。

<sup>49</sup> 張彩薇，〈日本植民地期台灣における西螺公學校と地域社会〉，《日本の教育史學》67卷(2024年)，頁49-61。

是政權交接過程中留下的檔案，其中有 1945 年 4 月時學校職員名冊、接管後原校教師及新派人員名冊、不留用的日籍教師名冊等，以及臺灣籍教師以中文重新撰寫的履歷書，是釐清政權交接時學校狀況的重要材料。

日治時期的履歷書大多寫在印好的履歷書用紙上，應該是教師赴任時填寫，之後有些人會逐年補上新資料，也有些人就停在就職當年，不再更新。各個人的履歷書詳簡不一，但通常除了填寫學歷、經歷外，也會詳細填寫職務名稱、取得證書、薪水、職級、獎金或是受勳、入伍等經歷，因此是探究教師個人職涯非常好的材料。

筆者過去曾利用新北市新莊國小留存的教職員履歷書所撰寫的〈日治前期公學校教師的學經歷——以興直公學校教職員履歷書分析為中心（1898-1920）〉一文，分析日治前期公學校教師的職級別、性別、民族別之組成、薪資及職歷變化，以此探討學校教師與地方社會之互動關係等重要的教育史課題。<sup>50</sup>

### （三）學級經營案及來往公文

桃園市的新屋國小留有相當多數、多種類型的學校文書，是非常值得注目的資料群。根據山本和行的調查，2016 年時該校校史室校史資料清冊有 83 種，<sup>51</sup>扣除獎盃、獎牌等

---

<sup>50</sup> 許佩賢，〈日治前期公學校教師的學經歷——以興直公學校教職員履歷書分析為中心（1898-1920）〉，《師大臺灣史學報》10（2017），頁 37-75。

<sup>51</sup> 山本和行，〈台灣桃園市新屋國民小學所藏「新屋公學校沿革誌」〉1，頁 4-5。新屋國小設有校史室，校方對於學校文書的態度也很開放，在利用

物件以及從名稱上看起來可以確認是戰後生產者，屬於日治時期的文書大概有 34 種。

例如，筆者曾利用其中的「學級經營案（班級經營案）」進行研究。學級經營案是教師在開學前接到新的班級，便展開對該班級學生的家庭訪問，對學生的家庭狀況、國語程度、個性等有一定的了解之後，撰寫的班級經營計畫及教學計畫。這是其他學校很少見的史料，新屋國小保存有 1932-1934、1939 及 1941 年共 50 餘份學級經營案，雖然內容有時有互相傳抄的狀況，但是還是能在一定程度內復原當時教室現場的教學情況。<sup>52</sup>

新屋國小保存的日治時期文書還有一種很值得注目的類型，就是學校收發的公文彙編，時間最早從 1914 年起，最晚的公文為 1945 年。從這些來往公文可以理解學校在行政體系中，如何受到行政機關的指示行動。例如筆者在前述探討戰爭末期學校勞動動員的論文中，就從新屋國小的公文中發現由新竹州中壢郡發給管內各學校的通牒，轉達總督府文教局要求動員學生採集茄苳葉的公文，而能解明學校動員的行政環節。<sup>53</sup>

---

上相對方便。

<sup>52</sup> 許佩賢，〈皇國健兒之道——戰爭時期的學校動員〉，收於許佩賢，《殖民地臺灣的近代學校》（臺北：遠流出版社，2005），頁 131-171。關於學級經營案這種文件的歷史，暫可參考高橋克己、綾牧子，〈学級経営に関する基礎的研究（I）：学級経営案の書式の變遷に関するメモ〉，《（文教大學）教育学部紀要》53 期（2019 年 12 月），頁 229-235。

<sup>53</sup> 「（中庶教第六五七號）茄苳葉ノ供出ニ關スル件」（1944 年 6 月 19 日）、「（中勸親第五三號）昭和二十年度茄苳葉生産供出ニ關スル通牒」（1944 年 4 月 10 日）等，收於《新屋國民學校文書綴》，藏新屋國小校史室。參

目前臺北市學校文物調查成果中，從名稱來看只有老松國小的「秘書綴」一冊，是屬於來往公文類。

## 結論：學校文書的價值與未來展望

1898年公學校設立以來，臺灣總督府與地方縣廳很快就規定了十數種學校應常例備置的表簿，如學籍簿、學校日誌、教職員履歷書、學校沿革誌、出席簿、成績表等，其他也有各校因應不同時期或任務的需要而出現的文書，本文將這些日治時期學校運營過程中產生的史料，統稱為「學校文書」。

對研究者來說，學校文書對於學校史、地方史或是個人史研究都有其獨特的重要性。同時，這些文書對學校或地方社會來說，是非常重要的文化資源。無論是規劃校本課程，或是活化地域文化等，學校文書都是可以活用於未來文化創造的良好材料。

然而，目前的現況是學校即使擁有珍貴的學校文書，也沒有餘裕整備妥適環境，也沒有人力進行管理或研究、應用。近年來推動的學校文物普查，初步掌握了50年以上學校文物之現存概況，其中也包含大量日治時期文書。但是，文物普查在清查、登錄上有一套作業標準，登記文物名稱、

---

見許佩賢、駒込武譯，〈植民地台湾の国民学校における勤労働員と帝国の学知——士林国民学校『学校日誌』（一九四三～四五）を中心として〉，頁115-116。

屬性、分類、年代、尺寸、材質、現況等。<sup>54</sup>這些登錄項目，重視的是物件外部形式之基本資訊，但對於學校文書這種文件史料的理解與掌握，不得不說十分不足。

更大的問題是，普查成果大多沒有公開，空有珍貴的文化資源，卻沒有公共化。沒有公共化，就沒辦法推動研究的發展；沒有研究進展，學校或地方就難以活用這些文化資源。

要讓這些珍貴的學校文書真正發揮作為文化資源的價值，數位化保存與公開共享是關鍵的一步。宜蘭縣早於1991年即由縣立文化中心（今縣史館）普查縣內41所小學所保存的日治時期文書，並由文化中心向各校借用後集中掃描，完成後將原件歸還給學校，電子檔則由縣史館典藏與管理。目前，這些資料開放在宜蘭縣史館數位典藏資料庫，供社會大眾線上閱覽，成為研究與教育的重要素材，也是凝聚地方認同重要的文化資源。<sup>55</sup>

借鏡宜蘭縣的成功經驗，本文提出以下建議。

---

<sup>54</sup> 參考李建緯、盧泰康主編，《文物普查與暫行分級作業手冊 電子書》（臺中：文化部文化資產區，2018年），網址：<https://nsmh.boch.gov.tw/node/134.html>，下載日期：2025.05.07。

<sup>55</sup> 林正芳，〈宜蘭的教育史料〉，《宜蘭文獻雜誌》22期（1996），頁58-70。林正芳在此文中指出，1991年時蒐集的學校文書有：學校沿革誌（包括學校一覽等）有4校47件；教師履歷書有4校15冊；畢業紀念冊4冊；舊照片約200幀等。當時蒐集到的學籍簿也有掃描，但未能確認後續作業情形。目前縣史館數位典藏網站中可以看有多所學校的沿革誌、教職員履歷書等，也有相當完整的宜蘭公學校學校要覽（1931-1944）。宜蘭縣史館數位典藏資料庫「數位史料」，網址：<https://digital.yihistory.e-land.gov.tw/digiarchive/index.php>，2025.05.06最後瀏覽。

### (一) 推動專案補助，優先數位化珍貴文書

建議文化部文化資產局啟動專案補助，優先針對 1945 年或 1949 年以前的學校文書進行全面數位化。雖然日治時期學校文書未列入「檔案法」所規範的徵集範圍，<sup>56</sup>但絕對具有「國家檔案級」的歷史文化價值，亟需投入更多關注與資源。

### (二) 由地方政府整合資源，協助保存與管理

考量學校人力、空間各種條件的限制，數位化與與公開作業不可能交由學校負責。宜蘭縣的模式值得借鏡：由縣市層級的主管單位徵集轄內所有 1945 年以前的學校文書，統一完成數位化後，原件可依情況交還學校保存，或如轉交國家檔案局、博物館、圖書館、研究機關典藏。若學校有教育或展示需求，可提借或複製複本。

### (三) 建立與共享數位平臺

成果應集中於各縣市文化局統一管理的數位平臺，或與既有平臺單位（如國立臺灣圖書館、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國家圖書館、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等）合作，提升可近性。已完成的學校文物普查清單與報告書，也應盡量公開上

---

<sup>56</sup> 檔案管理局於 2016 年曾經向文化部文化資產局研提「民國三十八年以前教育類國家檔案普查登錄及調查研究計畫」，當時徵集的 1949 年以前檔案（以中華民國大陸時期的教育部檔案等為中心）為國家檔案。參照陳淑美，〈文物普查個案執行紀實——以民國三十八年以前教育類國家檔案為例〉，《文化資產保存學刊》53 期（2020 年 9 月），頁 66-90。

網，方便研究與推廣應用。

日治時期學校文書不僅是重要的歷史紀錄，更是連結地方記憶與文化創造的關鍵資產。透過系統性的數位化與開放，將能促進多元研究，深化地方文化的延續與再生。

\* 本文撰寫過程中，承蒙士林國小吳儉鴻老師、成功大學歷史系謝仕淵教授、前國史館主秘周曉雯女士及本刊匿名審查人提供許多寶貴意見，謹此致謝。

本文為國科會計畫「日治時期的公學校檔案與學校管理的帝國知識體系 (NSTC112-2410-H-003-126-)」成果之一部分。

附表一 公學校備置表簿種類法規一覽表

	發布年及發布單位	1898 台南縣	1899 總督府	
	發布規則或命令名稱及編號/ 表簿名稱	公學校規則施行細則 (縣令 37) 公學校ニ備ふヘキ 帳簿等ノ様式 (訓令甲 101)	學校ニ備へ置クヘ キ諸帳簿ノ種類 (內訓 57)	
A1	學籍簿	V +	V =	
A2	學生出席簿	V +	V	
A3	學生出席關席一覽表			
A4	學生入學簿			
A5	學生退學簿			
A6	考試題目及成績表	V +	V	
A7	學生賞罰相關記錄		V	
A8	畢業及修業證書臺帳	V +	V	
A9	操行查定表	V +		
B1	職員名簿及履歷書		V	
B2	職員出席簿	V +	V	
C1	學校沿革誌	V =	V =	
C2	學校日誌	V	V	
C3	關於學事諸規則	V	V	
C4	學校月末、年末調查	V		
C5	統計報告相關表簿		V	
C6	備附品臺帳	V +	V*	
C7	教授細目案及教授管理訓練相關記錄		V =	
C8	會計相關諸帳簿		V	
C9	學校資產相關書類及記錄		V	
C10	庶務相關書類綴			
C11	學事會議書類綴			
C12	雜書類綴			
C13	人事相關書類綴			
			* 教授用器械圖書標 本及校具目錄	

說明：

1. A 類為與學生有關之表簿；B 類為與教師有關之表簿；C 類為與學校行政有關之表簿
2. V 表示有此種類別；VV 或 VVV 表示分成 2 本或 3 本
3. + 表示有規定的表格樣式
4. = 表示有文字說明應填入事項
5. \* 為同一類型表簿，但名稱稍有不同之說明

	1899 宜蘭廳	1899 台南縣	1900 台北縣	1902 宜蘭廳	1909 新竹廳
	公學校小學校 諸帳簿整理方 (廳訓令 94)	1899 縣令 37 第六條第十 項增加 4 類 (縣令 25)	官立、公立各學校 ニ備へ置クヘキ表 簿ノ種類(臺北縣 訓令 10,11)	公學校ニ備フヘ キ表簿種類及樣 式(廳訓令 16, 廢 1899 廳訓 94)	公學校備附帳 簿調製方(總務 課長通達, 新總 庶 1083 號)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V	VV
	V		V	V	V
	V		V	VV++	VV
	V	V	V	V*	V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V++	
	V=	V	V	V=	VVV
			V		
					V
					V
					V
	* 學事相關諸規則 及公文書類 ** 教授用器械圖 書標本及校具目錄			* 職員履歷書 ** 學事相關諸規 則令達綴 *** 統計報告綴	* 例規綴 ** 統計相關書 類綴

## 參考書目

《宜蘭廳報》

《新屋國民學校文書綴》，藏新屋國小校史室

《臺北縣報》

《臺南縣報》

《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臺灣總督府報》

士林國小「士林校史館」，網址：<https://history.slps.tp.edu.tw/>，2025年5月6日最後瀏覽。

宜蘭縣史館數位典藏資料庫「數位史料」，網址：<https://digital.yihistory.e-land.gov.tw/digiarchive/index.php>，2025年5月6日最後瀏覽。

山本和行

2018 〈台湾桃園市新屋国民小学所蔵「新屋公学校沿革誌」〉1，  
《天理大学学报》69(2)：1-27；及同2，同70(1)：1-25。

北村嘉惠

2017 〈「山上公学校沿革誌」：植民地台湾の教育史〉，《北海道大学大学院教育学研究紀要》129：240-187

北村嘉惠、樋浦郷子、山本和行

2016 〈「新化公学校沿革誌」「新化農業補習学校沿革誌」：植民

地台湾の教育史〉，《北海道大学大学院教育学研究院紀要》  
126：298-190。

田中耕治

2021 〈道德教育における評価の問題〉，《佛教大学教育学部論集》32：131-151。

仲嶺政光

2018 〈『学校日誌』を読む——学校文化の社会史研究に向けて〉，《富山大学地域連携推進機構生涯学習部門年報》20：37-46。

有本真紀

2011 〈明治期学校表簿にみる児童理解実践：「個性調査簿」の成立過程〉，《立教大学教育学科研究年報》55：5-26。

何憶如

2003 〈桃園縣新屋國小校史之研究（1905-2003）〉。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所澤潤

2001 〈台湾における近代初等教育創始の記録——台北市士林国民小学所蔵『八芝蘭公学校沿革誌』〉（1），《群馬大学教育実践研究》18（2001），頁393-417；同（2），同19（2002），頁415-439。

所澤潤、林初梅

2000 〈国語伝習所の設置と公学校への転換の記録（一八九八年前後）——台北県蘆洲国民小学所蔵『学校沿革誌 和尚洲公学校』冒頭部分〉，《群馬大学教育実践研究》17（2000），頁419-454。

林正芳

1992 〈日據時期宜蘭地區的初等教育（1895-1945）〉。臺北：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林正芳

1996 〈宜蘭的教育史料〉，《宜蘭文獻雜誌》22：58-70。

林廷輝翻譯、林修澈註釋

2010 《竹南國民小學沿革史（戰前篇）》。苗栗市：苗栗縣政府國際文化觀光局。

林琪禎

2014 〈政權轉換期の教育現場—台湾・士林国民学校『学校日誌』を手掛かり〉，收於白柳弘幸代表，《旧外地の学校に関する研究—1945年を境とする連続・非連続—》。平成23年度～25年度科学研究費補助金 基礎研究(B) 研究成果報告書。頁26-38。

高橋克己、綾牧子

2019 〈学級経営に関する基礎的研究(I)：学級経営案の書式の變遷に関するメモ〉，《(文教大學)教育学部紀要》53：229-235。

張彩薇

2024 〈日本植民地期台湾における西螺公学校と地域社会〉，《日本の教育史学》67:49-61。

許佩賢

2005 〈皇國健兒之道——戰爭時期的學校動員〉，收於許佩賢，《殖民地臺灣的近代學校》。臺北：遠流出版社。頁131-171。

2014 〈臺灣教育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2011-2013年）〉，《師大臺

灣史學報》7：113-146。

- 2017 〈日治前期公學校教師的學經歷——以興直公學校教職員履歷書分析為中心（1898-1920）〉，《師大臺灣史學報》10：37-75。
- 2018 〈從學籍簿看日治末期公學校女生的學習狀況——以新竹公學校1942年學籍簿為中心〉，收於廖志堅編，《從清代到當代：新竹300年文獻特輯》。新竹：新竹市文化局，頁146-164。

#### 許佩賢、駒込武譯

- 2025 〈植民地台湾の国民学校における勤労働員と帝国の学知——士林国民学校『学校日誌』（一九四三～四五）を中心として〉，《日本研究》70：99-123。

#### 陳虹彬

- 2022 〈学籍簿から見る日本統治下台湾の子どもたち：高雄州龍肚国民学校の20期生を事例に〉，《平安女学院大学研究年報》22：15-26
- 2023 〈学籍簿から見る日本統治下台湾の子どもたち（その2）：新竹州南寮国民学校20期生の場合〉，《平安女学院大学研究年報》23：1-11。
- 2024 〈日本統治期台湾公学校・国民学校の学籍簿〉，收於陳虹彬代表，《日本統治下台湾における公学校児童の就学状況に関する研究：学校文書の調査を中心に 2020-2023年度科学研究費補助金（基盤研究（C）一般）研究成果報告書》。京都：平安女學院大學。頁1-17。

#### 陳淑美

- 2020 〈文物普查個案執行紀實——以民國三十八年以前教育類國家檔案為例〉，《文化資產保存學刊》53：66-90。

新竹州知事官房文書課編

1938 《新竹州例規類纂 下卷》。臺北：株式會社帝國地方行政學會臺灣出張所。

臺灣教育會編

1939 《臺灣教育沿革誌》。臺北：臺灣教育會。

臺灣教育會編纂

1943 (1929) 《臺灣學事法規 完》。臺北：帝國地方行政學會發行。

樋浦鄉子

2020 〈高雄第一公学校（旗津国民小学）沿革誌：植民地期台湾の教育史〉，《国立歴史民俗博物館研究報告》219：365-412。